

嘉興
文獻
叢書

秋錦山房集
秋錦山房外集

〔清〕李良年 撰

朱麗霞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李良年撰

朱麗霞整理

秋錦山房集 秋錦山房外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秋錦山房集·秋錦山房外集/(清)李良年撰;朱麗霞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

(嘉興文獻叢書)

ISBN 978-7-5325-5758-5

I. ①秋… II. ①李…②朱… III. ①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21911 號

思勉人文學術 中國江南研究系列

嘉興文獻叢書

秋錦山房集 秋錦山房外集

[清]李良年 撰

朱麗霞 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2.25 插頁 5 字數 400,000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978-7-5325-5758-5

I·2272 定價:68.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嘉興文獻叢書》

主 編

蘇偉綱

副主編

丁小明（執行）

編 委

張人鳳	徐樹民	葛渭君	羅時進	程章燦
江慶柏	沈 津	蘇偉綱	丁小明	吳香洲

總序

一國一郡文獻之興替，其大端往往與世運相陵谷。予觀夫嘉禾一府而略知天下之變，豈不信哉！

嘉興藝文肇自前漢。自漢以來，嚴忌之賦，見錄班書；陸璣之注，榮列四庫。迄兩晉與宋，陸、顧大族屢變文華。唐宋之際，若陸德明、劉禹錫、張九成，思極人文，綢繆郁於雲天，逸響振於金石。元之吳鎮，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明清之降，更成大觀。若清江有詩、士林有品、墨林有琴、倦圃有書，緣情托興，比符詩騷，皆一時之選也。推延至清，則嘉禾文光，映照當時，勝流遍地，詩家如雲。若李維鈞有梅會之選，錢陳群有八子之集，沈季友、胡昌基更譜一郡之詩系。若竹垞大佬，詞兼諸體，才思橫溢，聞其風者，海內景慕，後之文者，往往繼踵芳塵；若孟舉、悔餘輩，皆高吟宋調，宏利蒼然，非同凡流；若蘧石宗伯，淳然古音，視曝書亭較深，視樊榭山房較大，張秀水詩幟而自成一宗；若寐叟鴻儒，植經入史，沈酣佛典，發爲辭章，則奇氣噴灑，魚龍變幻，莫識其端，其波瀾巨筆，同光之中，推爲魁翬。長水文華，秀州偉傑，千載而來，氣逼雲天，冠蓋吳越。

而文章之盛，賴有載籍以延之，嘉禾好古之士，向以刊布鄉邦文獻爲己任，雖歷劫不滅，先賢之靈，

實此輩所呵護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流布嘉禾郡邑文獻者，其始自明樊維城《鹽邑志林》，入清，續有宋景闢《乍川文獻》、張園貞《烏青文獻》、沈季友《携李詩系》、李維鈞《梅會詩人遺集》、孫福清《携李遺書》、管庭芬《海昌叢載》、羊復禮《海昌六先生集》、朱壬林《當湖文系初編》、談文虹《武原先哲遺書》；民國，又有金兆蕃、張元濟《携李叢書》、《携李文系》之刻。力大者舉一郡，力小者舉一邑。爲文獻延一綫之脈，作續命之湯，至一郡人文之迹不爲無徵，弘文籍以不朽者，如斯人耳。

夫嘉興之文獻，多且廣矣！而今之病，不患在古刻名抄之不存，而患其深鎖於書樓秘室，持之者珍如頭目腦髓，來觀者欲睹無門。即若《携李叢書》民國刊本者，當世不謀複印，欲窺其詳而無道。如此，與歷代之漸滅無聞者，又有何異？吾友蘇君偉綱，嘉興人氏，當世博雅君子，其雅好書畫典籍，既刊其看雲樓所藏嘉興五百年先賢翰墨，寶繪以行世，名曰《煙雲在眼》，復推敬恭桑梓之誼，慨然規模孫、張、金諸鄉賢嘉言懿行爲己任，以一人私力，采數百載遺韻，收歷代闕文，而成一叢書，名曰《嘉興文獻叢書》。明清嘉興藝文、學術冠於江南，爲名公碩望所稱，然當世所知者不過墨林、倦圃、竹垞、稊石幾人而已，此書一出，則浙西之文獻彪炳於瀛寰，播式於全國，奚翅爲嘉興來學有所興起哉。自樊氏後三百年有餘，而蘇君以私志爲繼承，今第一集六種業已殺青矣，嗣是而後，至數十種文獻，集蘇君守先待後、恭敬桑梓之心與爲無終窮者共取，承命作序并囑急就，遂驚喜贊嘆而長言之極，知譖妄亦不復辭矣。

整理說明

- 一、《叢書》所收限嘉興籍先賢著述及與嘉興相關的歷代文獻。
- 二、嘉興地域範圍以現行轄區為準，即限定以嘉興市、嘉善縣、平湖市、桐鄉市、海寧市、海鹽縣爲限。
- 三、《叢書》所收文獻以明清時期爲主，兼及宋元與民國。
- 四、《叢書》所收文獻以史、子、集三部內容爲主，酌情選入少量稀見經部文獻。
- 五、已整理出版過的歷代嘉興文獻，若不滿足以下之條件，《叢書》概不重出：內容對現出之書有所增益，可資補遺；版本比現出之書精善，可資校勘。
- 六、整理方法以標點、校勘、撰序言爲主。原著標題、卷次一仍其舊。
- 七、《叢書》所收稿、抄本及刻本中有後人批校評語，輒不錄。
- 八、不常見異體字徑改爲現通行之字，以不傷文意爲先。古今字、通假字則基本不易。
- 九、《叢書》所據底本內容有誤，包括邏輯舛錯、語句扞格者，概不爲之改易。
- 十、《叢書》統一以豎排、繁體字形式出版。

序言

李良年（一六三五—一六九四），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號秋錦，三十歲更名良年。諸生。先世江陰人，洪武初遷至嘉興。祖李士標，字霞舉，號籛庵，官山東寧海同知，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守城死國事，恤贈尚寶司丞，著《蒼雪齋詩》一卷。父李寅，字寅生，又字曉令，號珠仍，晚明複社名流，明亡不仕，遂爲遺民。後遊幕嶺南，客死韶州，著《視彼亭詩》、《魚喁草》等。

李良年早負盛名，九歲草時文，十齡解賦詩，二十歲喪偶，爲童子師。與周質、繆泳等嘉興才子詩詞唱和。與朱彝尊齊名，並稱「朱李」。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遊維揚，與衆名士交遊，留下了豐富的詩作。隨即北上，歷上谷，走雲中，抵宣府，入軍幕，作記室。此前，朱彝尊亦遊幕山西大同，二人相見，切磋唱和，並轡遊覽。期間，李良年多次往游京師，先後與龔鼎孳、孫承澤、汪琬、曹貞吉等交遊，詩詞、書劄贈和，往來不絕。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入金陵汪琬幕府。康熙十年（一六七二），曹申吉巡撫貴州，聘爲幕僚，遂同行赴黔。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離黔歸里。康熙十六年（一六七八），應聘金陵龔翔

麟幕府，助理校勘典籍。同時嘉興朱彝尊、沈皞日、李符、沈岸登等亦同在龔幕，詩詞唱和，共同開創了浙西詞派。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被薦應博學鴻詞科試，赴京。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博鴻報罷。李良年三赴京師而不售，從此絕意仕途，專事遊幕。

由於詩名之盛，幕府爭聘，遂入安徽濠州幕府，歷時五年，深得鳳陽太守器重，自畫諾外，悉以委之。由此，李良年積累了大筆脩資。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歸里，築秋錦山房別墅。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赴福州，入福建巡撫幕府。幕府佐政中，詩詞雅集未曾稍歇。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應邀赴徐乾學洞庭山書局，助修《大清一統志》。事竣，歸里。卒於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終年六十歲。李良年三十餘年遊幕，所經所至，皆有撰著。有《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秋錦山房外集》三卷，《秋錦文鈔》一卷，《詞壇紀事》三卷，《詞家辯證》一卷，《皇朝文緯》等。

一

李良年詩才橫溢，深得當時名流器重與稱賞。游幕京師，達官顯貴折節相交。詩人高士奇稱其「吊古文成，無題詩就，頓貴長安紙」（《永遇樂·贈李武曾》）。孫承澤致仕，特與之結爲忘年之交；尚書王崇簡多次爲其舉辦文人集會；著名詩人王士禎視其爲畏友，汪琬自恃才華，獨傾心于李子；沛縣遺民閻爾梅論詩不妄許人，惟與良年相洽。尤其令人稱道的是，大宗伯龔鼎孳對他的器重。龔鼎孳曾

于京師宴請文人學士三十余人，一直等到李良年最後一個到來，龔氏方才舉杯，此時已華燈初上。然而，雖聲名藉甚，卻舉路坎坷，輾轉於幕府之間，奔波于遊幕之途，「爲遊子，爲寓公，繼而浮湛簿書間，作幕客」（《答小友》），被友人戲稱爲「千里驥」（《與小友》）。足跡所至，南達閩黔，北抵關塞，自國門而外，雲朔燕趙吳楚江淮黔楚，「計身歷者，萬有餘里」（《自題秋錦山房集》），名山大川，深溪絕阪，重關密箐，奇觀勝跡，多有詩記，總計二千餘首，所涉題材極爲廣泛。

（一）「尊前十日九離歌」（《口占送張彥若之晉陽》），送別，成爲秋錦詩中最多的一類題材。「嚴裝中夜攬吳鉤，客舍疏燈黯別愁。」（《送魏樸庵之金陵》）寫與友人黯然傷別。「彈鋏與吹簫，殊方使人倦。」（《送茅匡餘歸苕上》）借送友人歸里，表達自己彈鋏吹簫，依附於人的無奈。「酒罷愁將別，迢迢萬里程。」（《送諸俊男入蜀》）寫對友人遠赴蜀幕的牽掛。翻開《秋錦山房集》，送別之作撲面而來，可以感知李良年遊幕生活的酸辛悲苦。

「間關諳異地，辛苦悵征塵。」（《出門口號》）奔波旅途的遊子，最真切地感受到星夜兼程、翻山越嶺的艱辛。「向來投宿處，漁火認前汀。」（《山行即事》）行旅之途，傍晚投宿，尋找燈火闌珊的漁舟。「盼到故園花月好，尊前底事又天涯。」（《出門口號》）甫回故里，旋又踏上征程。「麥壘銷沉驛路長，征衫初換恰重陽。」（《九日濠梁道中雨》）到深秋時節，仍然踟躕於漫長的驛路征程。

（二）遊幕邊塞，奇特壯觀的邊塞風光令這位江南詩人感到新奇而震驚：「大漠原趨漠，長城直控

秦。」（《將之塞上呈汪荅文農部》）黃沙滾滾，一望無垠。「驅車出塞門，揚鞭越沙跡。我我湯池山，幕府森榮戟。健兒伐大鼓，美人奏清瑟。」（《述懷贈方參議》）度越茫茫沙漠，翻越巍峨的湯池山，到達幕府所在地。宏闊盛大的軍營演出，鼓聲喧天，激情奔放，新奇而振奮。更令詩人感到驚奇的是邊塞豪放的軍營生活。《雲州觀鎮朔將軍獵》（其一）：「風折龍堆草，天橫燕尾冰。」狂風怒吼，冰封大地，將軍控馬出獵，展示了將軍的威武雄姿。《塞上觀嚴都尉女樂歌》：「簫笳久作從軍轉，鏡吹惟聞出塞聲。」生命苦短，邊塞苦寒，承此升平之際，全軍將士縱情歌舞。「痛飲連朝看不足，紅牙按遍旗亭曲」，邊營爲之歡呼，歌聲響徹雲霄。

(三)幕府述懷，亦是秋錦詩引人注目的主題。「漸識中年心力減，不眠當暑亦三更。」(《雨夜》)感歎經年奔波，年華流逝。「可奈聞箏更聞雨，酒醒江館一等疏。」(《往事》)孤獨與寂寞，無可排遣。「最憶故人京國遠，年年春色不還家。」(《懷伯紫》)對友人亦對自我的慰藉。「不是忘歸地，何心聽管弦。」(《除夕書懷同繆一潛》)坦言自己因思鄉而無心于簫管。「故園寒色枕邊聲，天末歸人一夕行。」(《賦得夢裏還家不當歸》)「圓向天涯二十九，眼穿鄉路五千三。」(《八月十五夜同曹又魯》)思鄉，可謂望眼欲穿了。「信美非鄉國，飄飄愧遠遊。」(《宿沅州》)儘管鄉情縈懷，然而寧可情困他鄉。「同是吳關未歸客，鄉心曾夢草堂無。」(《初冬雪夜口占訊紀伯紫周郎山陳胤倩三處士》)正是這份晚年山園的情結，他才堅忍不拔地游走於不同幕府之間，白首不悔。

(四)「浮雲脈脈去迢迢，刺史芳筵晚見招。」(《八月十五後耿使君連夕置酒晴雨相間絲竹不廢王郎紫函壓其家部贈以七絕句》)幕府雅集，詩酒唱酬成爲單調的幕府生活的必要調劑。如在貴陽幕府，與曹巡撫並馬出遊、尋訪古跡、衙署賞月、品茶飲酒，均一詩一和。其中，填詞賦詩，構成貴州幕府生活的重要内容。《十月三日奉同中丞公作》、《久雨乍晴春色漸佳偶呈開府公》、《插籬和中丞口號》、《次韻酬中丞題灌園圖》、《述懷奉同中丞公用秦少游海康書事韻分得十韻之五》等，唱和詩留下了他們貴州幕府生活的縷縷蹤影，這也成爲李良年後來永恆的追憶：「得侍芙蓉幕，相過玳瑁筵。」(《奉贈曹中丞》)

(五)秋錦詩「清峭灑落，亦頗得江山之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離京赴宣府，即有《居庸》、《八達嶺》等邊塞詩；赴貴陽，《荊江歌》、《河湫山》、《九嶺》、《栗子關十六韻》等山水詩應運而生；從黔州歸里，《巴洲》、《思州》、《沅州》、《銅安》等清晰地記錄了詩人自貴陽歸嘉興的足跡。故詩人云：其所爲詩「賞心托足，湖山半之」(《覆友》「南船悵別」)。

「人情土俗，往往發之於詩」(《與友》「某再拜」)，所遊之地的風土人情，文化習俗也源源不斷地走進詩人筆下。「濯錦蠻絲豔，燒余野燎紅。此邦人境別，清絕古黔中。」(《黔陽雜詩》一)寫西南少數民族秋收時壯闊生動的生活場景。「卉服仍苗俗，星羅種落村。」(《黔陽雜詩》二)寫黔陽特異的民族服飾。「人言蠻土惡，蠻俗自稱美。」(《飲黔中茶》)則寫黔中獨特的沏茶方式。「久抱離羣歎，西南記土風。」(《黔陽雜詩》)透過秋錦詩，我們瞭解到西南邊地豐富古老的民俗文化，今天讀來，仍然獲益良多。

一一

作爲清初浙西詞派的重要開創者——李良年主張詞必以南宋爲宗，「嘗謂南宋詞人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曹貞吉《秋錦山房詞序》）。他認爲作爲巔峰時期的宋詞「至南宋而盛，白石、玉田、夢草二窗，極專家之能事」（曹貞吉《秋錦山房詞序》）。

經歷易代動盪，李良年詞早年的富貴靡麗蕩然無存。父親客死異鄉，魂魄難歸，兄弟三人南北奔走，聚少離多。寂寞的遊子渴望情有所依，其內心的情感與隱秘都轉入詞中。《秋錦詞》不僅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孤獨旅客的情感蹤跡，而且能聆聽到不只一位佳人溫柔關懷的聲音。《西興樂·追憶》：「天街燈火繡簾垂，去年今日曾逢。斜蹴纖羅，相思暗通。」即寫曾經的一次心有靈犀又失之交臂的豔遇，令詞人追悔不已，故題爲「追憶」。《滿江紅·懷舊》：「想蓬萊初度，落花時節。……記小樓西畔征衫，前三月。」飄零華髮，睹物思人。三月前，幽會小樓西畔時女子身穿湘裙、手執紈扇的身影依然飄浮於眼前，此情此景，恍然如昨。

這種近在眼前又可遇不可求的愛情，在詞人筆跡中更多的則轉化爲詠物，儘管其詠物亦多托以身世飄零之感和家國興亡之悲。如感慨今非昔比的故都金陵：「遊人休吊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踏莎行·金陵》）及衆人皆和的《樂府補題》諸首，精緻典雅，故《續修四庫全書·秋錦山房詞提要》即

言秋錦詞「能以淡語達深情，時見勝國之感」。而秋錦詠物詞如果定要完全歸之于「家國之思」，未免過於牽強附會。事實上，秋錦詞「物」中所「寄」的主要是其個人私情，別有幽怨。《疏影·秋柳》：「行人欲折還教住，爲記得、別離時候。灑渭城、朝雨如煙，曾向畫亭分手。」飄忽迷離，所詠秋柳已經隱然于淒楚佳人身後，但確能感到那位曾經向詞人傾訴衷腸的佳人的存在。秋錦詞之「別有所托」，「托」其不便明言的苦衷和內心隱秘。與詞人暗生情愫的佳人往往身不由己，「初三夜月便分明，早、早、早。不信如今，紅牆乍隔，再無青鳥」（《醉春風》）。與女子相識當識於幕府，近在咫尺，卻遙如天涯。身爲幕客的生存處境和難以把握、無望未知的生命前景，使其只能「身在情長在」，卻難以擔負愛的責任，迷離惆恍，含蓄而隱晦。由此，陳廷焯謂秋錦詞「情味最永」（《白雨齋詞話》）。

「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諸家。」（朱彝尊《徵士李君行狀》）長期的遊幕生活，使得李秋錦深味姜夔、張炎詞中的羈旅愁苦。此愁此苦的原因首先是謀生。他認爲科場失意，乃「天扼遊子，使負米孤蹤」（《覆徐敬可》），言自己入幕乃「硯田之計」（《覆葉九來》），求生的需要是秋錦詞及浙西詞派傾宗姜、張的直接原由。其次，奔命的勞苦，「至三十，無所就，牢騷遠行」（《答小友》），如「斷梗飛花，逢掛便住」（《覆葉九來》），這正是當年姜、張一輩的生活蹤影。再次，與夢窗輩一樣被困的幕府愛情。從生存處境到精神家園，使得李秋錦將姜、張、夢窗視爲知音，隔空共鳴。

固然，詞中題畫與送別也是秋錦詞堪與詠物詞並比的重要主題，但應屬幕府應酬交際的範疇而不

能代表秋錦詞的主流風格。

「家白石而户玉田」（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秋錦詞雖然總數遠遠不及其詩，但由於其獨抒胸臆的創作尤其是率先發起，而朱彝尊諸子參與的《樂府補題》的廣泛唱和對其時及其後的詞壇產生了巨大影響，浙西詞風迅速得到詞壇的廣泛認同與呼應，結果是浙西詞派的陣營日益擴大，以至於統領清代詞壇百餘年。

二二

錢仲聯《夢苕庵詩話》曰：「清代詩風，浙派為盛。浙派尤以秀水為宗。」李良年與朱彝尊同是浙派詩風的創始者，但與朱彝尊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兼具的境界不同，李良年更重視詩歌的理性色彩而摒棄朱詩中的學究氣息，他更重視詩歌對當代詩壇的救弊功能。

弘揚宋詩，是秋錦詩論持之以恆的觀點，他認同友人呂山瀏（宋）詩有高出處、脫變處，非唐所及」（《跋玉峰唱和詩》）之所言，認為作為一個時代文學的代表，宋詩較之於唐詩更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小兒開口笑宋詩，豈知良工意慘澹。」（《題宋人詩後》）宋詩節制內斂，含蓄深沉，較之于唐詩，宋詩精神更符合儒家傳統的道德準則。由此，「國朝詩人，矯而稱宋，班班可睹」（《曹子詩序》）。令人遺憾的是，詩壇再度出現矯枉過正的尷尬，「豎子不知高調苦，紛紛范陸與蘇黃」（《吳孟舉以宋詩選刻並所作

種菜詩見貽走筆奉柬》)。

面對贗品宋詩泛濫的風氣，李秋錦探索出了幾種救助詩壇新弊的方法：其一，苦讀博覽而以經爲本，「六經之外何常師」(《遠芳將歸壽春贈以詩》)。他認爲宋詩的價值即在於宋人博學而能融化，「宋人讀書多能不爲書縛，子瞻使書如奴，誠齋使書若無」(《跋玉峰唱和詩》)。其次，他強調詞必己出，高度評價宗尚宋詩的呂山澍《宋詩選》別具慧眼：「于蘇、楊、歐、梅，無一不收，卻無只語經人道過。」其三，強調學宋當從學唐入手。《與呂山澍》：「宋詩傑出者，其于杜、韓諸家，入而能出。」李秋錦自己的創作正經歷了出唐人宋的提升過程。其四，確立新的宋詩典範。他認爲風格介於子瞻、誠齋之間的《玉峰唱和詩》正可爲當下詩壇的「藥石」，必將起衰救弊。而一個更爲洪亮的聲音則是標舉吳孟舉《宋詩鈔》、「天遣藏書歸作者，千披殘蠹走光芒」(《吳孟舉以宋詩選刻並所作種菜詩見貽走筆奉柬》)。對吳孟舉《宋詩鈔》的未來價值予以認定，稱頌是刻爲「三百年塵土再睹菁英。起衰鉅手，昔有昌黎，今二之矣」(《與吳孟舉》)，將吳孟舉譽爲救助詩壇之弊的功臣。

與詩學宗宋相關，對於文章，李秋錦主張文以載道，發揮文章的社會教化功能，「立言本之於道」(《答施愚山書》)。他認爲文章之道，本乎經術，著書須「足以垂勸戒」(《答施愚山書》)。以此爲標準，他認爲申晁盟之文「歸於至道」(《答申晁盟書》)，施閏章之文「有補於世教」(《答施愚山書》)，王山史之文「合于古作者之義」(《王山史砥齋集序》)，將弘揚道統視爲自己天經地義的職責。此外，他還搜羅當

代古文，凡有補世道者編爲《皇朝文緯》。其《征選文緯啟》即聲明：「夫文章關乎運會。頃者海內又安，上自公卿百執事，下逮山林間巷之英，並以餘閒，發爲著述，起衰救弊，此千載一時也。」其道統觀念貫穿于其選文活動中。

李秋錦一生四處奔波，不僅建造了自己靈魂的莊園，而且爲我們留下了一份豐厚的文學遺產——《秋錦山房集》。透過《秋錦山房集》，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踟躕于路的獨行者，而且看到了一張以江南游幕文人爲中心，向天南地北輻射的巨大的社會生活網絡。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清初年輕一代的遺民在新王朝建立過程中的尷尬身份和他們如何捲入新興起的遊幕洪流，以及後來他們如何認同並逐漸接受了這個強大的異族王朝。

李秋錦一生漫遊，所作詩文多有散佚。卒後兩年，其子李潮偕加以收集整理而付梓，兄李繩遠爲序，即今所見《秋錦山房集》的最早版本。初刻於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孟冬，乾隆二十四年（一七六〇）金壽彭、金德輿續刻，即今所存《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

《秋錦文鈔》一卷，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刻，《國朝二十四家文鈔》收入，《叢書綜錄》亦收入。

李菊房輯《李氏家集四種》，包括：《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李良年撰；《尋壑外言》五卷，李繩遠撰；《香草居集》七卷，李符撰；《青蓮館集》六卷，李旦華撰。共四十三卷，康熙間刻，乾隆間續刻。藏於清華大學圖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影印《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